

探究式学习丛书

T A N J I U S H I X U E X I C O N G S H U

破解星客 基因

POJIE XINGKE JIYIN

刘海平◎著

研究外星基因，会使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我们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19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A00608498

• 探究式学习丛书 •

破解星客基因

刘海平 著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藏书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解星客基因 / 刘海平著. —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

(探究式学习丛书)

ISBN 978 - 7 - 5424 - 1594 - 3

I. ①破… II. ①刘… III. ①地外生命—青年读物②地外生命—少年读物 IV. ①Q693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445 号

402342

责任编辑 陈学祥

装帧设计 林静文化

出 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0931-8773237)

发 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联系电话: 010-61536005 010-61536213)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9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4 - 1594 - 3

定 价 23.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彼得·科瑞：我到底遭遇了什么	001
第一节 彼得：神的惩罚或其他	003
第二节 睡眠障碍?	007
第三节 幻交	012
第四节 我吞下了什么?!	018
第五节 不敢说的外星样本	024
第六节 支援小组	030
第二章 凯莉·卡丝尔：丢失的一夜	037
第一节 无法记起的夜晚	039
第二节 究竟发生了什么!	044
第三节 四个梦和三个证人	051
第三章 被催眠的真相	057
第一节 看不见的团队	057
第二节 鉴定外星基因	063
第三节 被绑架的诺贝尔获奖者	069
第四节 一变再变的证词	075
第五节 催眠，还是测谎	081



第六节	不舒服的喉咙	089
第七节	另一段回忆	096
第八节	想不起的回忆	102

第四章 外星人的遗传计划 109

第一节	惠特利·斯特里伯的《团队》	109
第二节	外星人的怀孕测试	115
第三节	又一例外星毛发	121
第四节	可莱因夫人的档案	128
第五节	星际混血婴儿	134
第六节	追踪可莱因档案	139



第五章 外星绑架：“转变的仪式” 145

第一节	非洲萨满科瑞多的经历	145
第二节	被绑架的命运	152
第三节	天神的肉	158
第四节	非洲人的外星人	163
第五节	捕猎手的转变仪式	170
第六节	外星绑架与土著传说	175
第七节	搜寻外星人的移植物	183



第一章 彼得·科瑞： 我到底遭遇了什么

我喊不出声。当时我还有意识，但是却动不了。一切都是邪恶的。我瘫在了床上，我在想这就是魔鬼吗？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这是一种躯体上的瘫痪。我感觉它爬上了我的身体，像突然出现的许多钉子和针。我被吓呆了。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这种想法充斥着大脑。然而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在离我三四英尺远的地方还有三四个外形丑陋的家伙。他们的脸上全是褶皱，有着发亮的深黑肤色。已经充斥满我整个身心的恐惧，现在剧增到了超出我所能控制的范围。

彼得·科瑞经历了一场典型的外星人绑架事件，但是，他并不是典型的被外星人所绑架者。他1964年出生于黎巴嫩，在1973年举家移居到澳大利亚。1981年他在学校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维维安。他们在1990年结婚，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他在经贸大厦工作，拥有自己水泥粉刷的生意。他有许多黎巴嫩的亲戚而他的妻子拥有许多希腊的亲戚，他们都来自一个庞大且又关系紧密的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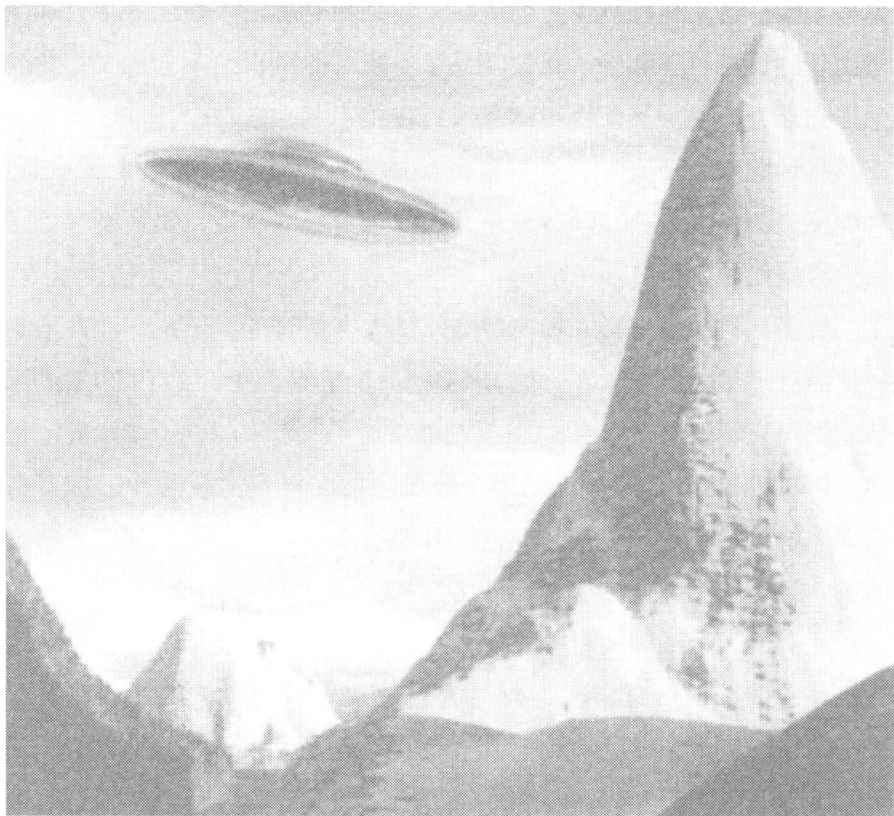
彼得是大批被绑架者中的一员。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各种生活轨迹、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曾经遭遇过被极其奇异的东西带走、攻击、袭击的经历。在他们看来，他们也许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事件，因为犯罪者并不像你通常所见到的人类。其中一些看起来





像是人类，但还有一些，它们所出现的环境会让人相信它们显然是外星人。剩下的无论是从它们的容貌，还是从它们所出现的环境都与外星人相符。

对于大多数人，外星人绑架事件是一个荒谬的主题。它是由那些被人们认为科幻小说和所谓的 UFO 神秘事件所拼凑成的。但是一些研究者认为外星人绑架事件是一种隐藏的疫病。可能有大量的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前来报告这令人不安的事件。一些人会寻找理解和支持。但很少有人能获得这些。时常，这种经历会因得不到可以支持的证据而导致犯罪。他们被疏远的感觉是强烈的。





彼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被强迫生活于两种生活。在外面他是一个与普通世界有着紧密和深刻联系的能干的人。简单得讲，他有自己的生活。他不像那种文章中所提到的被外星人所绑架的人那样，整个生活都被变成了一种有外星注释的脆弱的状态。事实上，他看上去是最后一种人，人们期待他能讲述他的故事。彼得过去曾一直寻找每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不是一个会屈服于因排斥而引起的压力的人，这些压力伴随那些由公众、许多 UFO 组织和更多的虔诚的无神论者提出，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主张而出现。彼得努力得去了解究竟在他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和现在仍然发生着什么。他同情那些显然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们，但是，不像其他的被绑架者，他开始努力去尝试改变。



第一节 彼得：神的惩罚或其他

彼得·科瑞当时 24 岁，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居住在悉尼郊区。他过去大约六个月回家一次，重新感受生活的舒适。而在过去六年里，他一直和一群凶恶的、好战的人在一起过着粗俗的、危险的生活。但随着慢慢长大，他渐渐觉得，如果仍然过着这种日子的话，他完全可能已经结束了生命，于是他离开了那样复杂、混乱的生活，而期待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在这个时刻，彼得感觉他的家庭欢迎他回家，他也重燃了对学生时代的情人维维安的爱情之火。生活变得美满，并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在那个安静的夜晚，彼得待在家中。大约到了晚上 11 点，那时



他和他的父亲正在看电视，他的哥哥萨姆在他房间里睡觉。一会儿，萨姆走出来问彼得是否介意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看电影，那样他就可以坐在电视房里那把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看电视。彼得并不介意，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这时发生了随后的事情，因为是立即发生的，所以这很难与那些和睡眠有关现象的经历联系到一起，比如说睡眠性麻痹，或入睡表象。

当时……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我感觉什么东西在夺我的脚踝。我刚有这种感觉，就有一种奇怪的麻痹、刺痛和搅拌的感觉爬过了我的身体到了我的脑袋。我瘫在了那里，除了眼睛可以活动、睁开和闭上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动不了。我的大脑一直在运行，但我却做不了任何别的事情。我想努力大声呼唤我的家人，但却挤不出一个字。这时我开始惶恐得觉得我以后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感觉我的的确确瘫痪了。

第一个出现于彼得头脑中的想法是，这一切都是对大约六年的在他回家前的那段冒险生活的偿还与惩罚。如果能幸免于此，他想他周围的人都会认为是上帝在惩罚他，在报复他。在遭遇这些戴头巾的、有着黝黑和褶皱的面庞的三四英尺高的生物之后，什么都改变了。

那是一种极度的恐惧。我走了！我死了！一切都千真万确！我吓呆了，瘫痪了。毫无理智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心，快要将我杀死。我很可能被杀死。恐惧的程度非同寻常。我当时的压力到了极限，究竟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切啊？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种信息的传达，像是心灵感应，没有声音，但我却能听到。它告诉我不要担心，我不会受到伤害，会好起来的。当我转动眼球，向左边看去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两个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的生物身上。它们瘦高，有着黑色的眼睛，窄窄的下巴和金黄色的头发。





令人惊讶的是，压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恐惧像打开电灯开关一样快得被冲走了。在经历过那种恐惧之后我是如何变得平静的？我的心跳不再那么快了。

彼得不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高个子的家伙中，有一个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他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感觉到这个的。在它们那难以置信的奇怪之外都存在着不和谐的特征。它们每一个都戴着像外科口罩一样小小的，尺寸刚刚够的东西。那个“女性”的家伙将小口罩带得靠上，而那“男的”将口罩戴得靠下。这“口罩”好像让彼得感觉到这些奇怪的人都是“医生”。它们都穿着发白的长袍，这加深了认为这些生物是“医生”的想法。这也突出了外星人的显著的身体部位，尤其是它们的脸。





我当时很放松。离我脑袋最近的家伙用心灵感应与我交流，告诉我不要害怕，像是上一次一样。（令彼得感到荒谬的是，这实实在在的物体竟能够传达想法。）这些高大生物的眼睛是这一切非同寻常感觉的源泉。我能通过它们感觉到情感。正是它们的眼睛表达了这些感受。在那眼睛中你能看到微笑。奇怪的是，那就像是母亲看着孩子，充满了爱。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长针样的、柔软的、晶体状的管子。然后一个生物将这针指向了我脑袋的左上方，并插入了它。有一个东西在针的上方，随即进入了其中。

就在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我记得我还有知觉。我像闪电一般跳下了床，走进了电视房，我的爸爸和兄弟（萨姆）都在那里。我发现他们都睡着了。我摇醒了我的哥哥——他看上去既困惑又茫然。他醒来后，感觉像是被关掉了开关。我问他自我回到我的房间有多长时间了，他回答说差不多十分钟，这跟我感觉的一样。当我离开电视房，一个电影才刚刚开始，然而在我 and 哥哥讲话时，我们都注意到电视机（很显然得）关了，而且至少已经过了一到两个小时。

无论是比彼得年长十岁的哥哥，还是他的父亲，谁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彼得的确有些话想说。他告诉萨姆的事情是些令人困惑并且十分离奇的片段。不久，萨姆明白了彼得努力想告诉他的事情。他讲述了飘然而动的人，当然还有什么东西碰了他的脑袋和戴头巾的人。萨姆在最初对此表示怀疑，但随即他意识到了时间的确过去了好久——从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到看样子差不多早上两点半——他渐渐相信确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也逐渐接受了早上弟弟所告诉他的那个事情。萨姆很迷惑他竟然对昨晚的一切一无所知，因为通常他是一个睡觉很轻的人。他和他的父亲完全像麻醉了一般睡了那么



长的时间，这也很不正常。他无法去解释这一切。

第二天彼得告诉了他的未婚妻维维安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对她讲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当我讲到针被插了进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指甲里有凝固的血块。维维安凑近了一看，发现了一个被刺破的小洞和血。我去找我的家庭医生要求进行检查。他立刻检查了我刺破的地方，说我肯定是在工作时用指甲弄伤了我的头。当我向他解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时，得到的却是嘲笑。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没有人可以和我讨论这次意外。经历怪异的、离奇的但却又如此真实的事件是那么得令人沮丧。



第二节 睡眠障碍？



知识链接

睡眠瘫痪症（sleep paralysis），有的人在睡觉时，会出现一种睡眠障碍：睡眠处于半睡半醒的状况，同时还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甚至还能听见周围的声音，但奇怪的是，无论自己再怎样用力，却都使不上力来，想大叫也叫不出声，想睁开眼或翻身起床，却一动也不能动。拼命挣扎数分钟后，才终于醒来，人会觉得全身很累，有时甚至满身大汗。在民间被俗称为“鬼压床”或“鬼压身”，在午休和晚间睡眠时都可能发生。医学学名叫睡眠瘫痪症。

彼得·科瑞遭遇 1988 年的事件时，仍旧住着那座房子。那次经



历之前还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大约在“外星人瘫痪”事件的前两个星期，这座房子一直被车道上重复发出的沉重的脚步声所折磨。在彼得和他的兄弟们听来，它就像许多穿着厚重长靴的男人一晚又一晚得进入他们的家（通常是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中），他们沿着车道行走，并且好像穿过了紧闭的车库。家里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得试图寻找这些沉重脚步的根源，但是他们的每一次搜寻都无果而终。看来这脚步声并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这段日子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之后结束了。彼得再次听到了脚步声，但是这次他却不能出去一查究竟。他好像被弄瘫在了床上，面对着能看到车库的那扇窗户。他发现窗户上有一个男人的轮廓，那可能是一个人，因为车道比窗户低了差不多八英尺。他并没有感觉害怕，只是很关注，主要是对瘫痪感觉的关注。彼得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他。突然，轮廓消失了，瘫痪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大约一个礼拜之后，一次更为严重的瘫痪发生了，那就是1988年7月12日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彼得·科瑞1988年的外星人遭遇会是一个已经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的现象，即“睡眠性麻痹”的一个例子吗？约翰·欧·尼尔，一名澳大利亚无神论者协会的成员，他指出，睡眠性麻痹可以解释彼得·科瑞的经历，幻觉则可以解释与地球外生物的遭遇，进入睡眠状态可以解释不翼而飞的时间，“而身体上孔状的损伤和血痂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一个小脓包，一次昆虫的蜇咬或者是发生在那及其附近的其他别的什么事情。”欧·尼尔相信彼得的经历是真实的，就像他曾经也有过睡眠性麻痹的情况。但是他的经历是一种典型的模糊意识，如同大多数有睡眠性麻痹的人一样——“有一些别的实体生物进入房间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更不会看到什么。”那些彼得·科瑞所提供的、有关他经历的模糊描述缺少太多的细节和有序叙述。



实际上，彼得遭遇的几个方面并不支持这种过于简单的分类。首先，他当时并没有睡着，也没有进入睡眠前困倦的状态，而那些正是出现由能够产生幻觉的本能所引起的短暂影像的通常情况。其次，他所自觉回忆起的经历拥有清晰、有序的事件发生顺序；它们并不是通过感觉将模糊的睡眠片段组成的一段经历。此外，还有实物证据，在他感觉到的奇怪的针所扎入的地方留下的所谓的伤口，和他腿上生物活检般的痕迹，这一切当然不可能归因于经典的睡眠性麻痹时段或是能产生催眠影像的睡眠与觉醒状态交界点处的产物。



知识链接

活检 (Biopsy)：活检是活体组织检查的简称，是在治疗前后用手术方法或穿刺/内窥镜器械获取人体组织用做病理学检查。



当然，夜晚的恐怖，睡眠性麻痹和困倦的（睡前）与半睡半醒的（睡后）说法的确提供了大量的睡眠现象，这些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绑架的过程。幻觉专家罗纳德·西格教授已经在着手广泛研究这些领域，并在他的著作《脑中烈火》一书中对其中的部分进行了描述。他自己也曾有过睡眠性麻痹的经历，包括经典的重物压胸口的原因和在黑暗当中，床附近充满灰尘气味的原因。它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他交流的，“差不多像以前的英语口语”。然后“现身者”骑跨在他的身上，沿着我的后背将它自己折叠起来……那是一种在性上会令人陶醉的皮肤质地和在房间中蔓延的恐怖。西格开始进入了无意识状态，但是不久，那声音消失了，他感觉到“现身者”慢慢离开了房间。西格认定这段插曲通常提示着一些睡眠现象——睡眠性麻痹和困倦所引起的幻觉，这些现象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意识、思维、幻想、记忆和



梦境”形成的。有很大一部分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现象。这些经历不应该归因于心理问题，在外星人绑架方面上的广泛共鸣，使得我们考虑它们会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2002到2003年期间，哈佛大学的研究又再次提出了认为心理系统是有关外星人绑架报告可能解释的想法。这次讨论中的主要研究者是心理学家苏珊·克兰茜和理查德·麦克纳利。“我们在那些报道因外伤事故而在恢复记忆的人群当中进行了错误记忆产生的测验，但那些所谓的外伤事故根本不可能发生：被太空外星人绑架。”这段摘要取自他们发表于《异常心理杂志》上的论文。研究人员在三组被检查者当中检查了他们的错误回忆和错误认知：“报告恢复被外星人绑架记忆的人，相信曾被外星人绑架过但没有记忆的人和否认曾被外星人绑架的人。”他们得出结论：“那些报告恢复和压抑被外星人绑架记忆的人比那些有控制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展示他们的错误回忆和认知。每个被检查组在正确的回忆和认知方面没有差异。催眠的可暗示性，忧郁症和典型的精神病特征，这些都是错误回忆和认知的重要前提。”

这项研究虽然很有趣但却有着一些非常严格的限制。每一小组的样本人数很少——分别为11、9和13。更为严格的是，“恢复记忆”组的简介要存在缺陷。论文上提到，“接受采访的参与者当中，没有人报告有被外星人绑架的连续记忆（也就是说，被外星人绑架的记忆从未被遗忘过）……在看到有关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之后，记忆通过特定医疗技术（例如催眠）的治疗和本能逐渐得到了恢复。”事实上，报告被外星人绑架的人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依赖于催眠和其他治疗技术。由于他们的记忆并没有任何缺失和延迟，所以都是依靠对事件的清晰回忆而形成记忆的。

清晰的幻觉现象可以发生在与发生所谓的外星人绑架事件类似的情形与状态下，这个事实提出了疑问，那就是类似事件的细节是需要





仔细思考的，而不是肤浅得通过象征的归类来使其合理化的。这些经历也是由于那些外星人闯入的遭遇而触发的心理现象的产物吗？这种遭遇也许正是那些该为此负责的家伙所一手操控的。我们必须对于外星人原因的简单接受或是无神论式的不予理睬提高警惕。如此的不确定性使得在外星人绑架事件的广泛讨论更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有可能，实物证据依旧是调查的中心。在外星人绑架故事中的奇异世界里，充斥着众多惊人怪异的报道，对此我并不陌生，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就一直默默地调查研究有关外星人绑架事件的各种报道。我是1991年第一次听说彼得·科瑞的，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我陆续从他口中听到了他的经历。最后，我终于有机会在1993年11月1日采访到了他。他告诉了我1988年在悉尼发生的绑架事件的经过、他孩童时代在黎巴嫩的房顶上的奇遇和1988年2月与其未婚妻维维安对一个发光UFO的目击事件。后面这件事情发生在悉尼郊区的Hurlstone公园的库克斯河旁。当时维维安和彼得看到一束怪异的光在天空中不规则地跳动，这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那可能是一道闪电，或是一束短暂的亮光。一会儿，那亮光突然出现在一个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就像是雷射火光。维维安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星球大战”。



我意识到彼得可能对于他的故事有所保留。事实上，直到四年后，他才告诉我1992年发生的那件意义重大的事情。1996年7月13日，我亲耳听到了那个故事，即使有时它那意义非凡的重要性并不会被人提及。当时，我们是在与一些独立电影制作人的会面当中，他们都对我的UFO研究和彼得的经历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彼得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坦率。他出人意料讲述了一个曾经发生的绑架故事，那次他得到了一种最不寻常的实物证据。

事后我在我的日记中这样记道：“彼得讲述了一个两三年前发生

在家中的一次极为私密的经历——是有关于性的——有关于一个奇怪的雌性生物——有关于它的乳房。他起先挣扎，但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他推向了那乳房——他咬了乳头——随后的感觉就像是一块橡胶连续几天堵着他的喉咙——他发现一些非常细小的头发在他的包皮下——他现在还将它保存在一个小塑料袋中。彼得将它拿给两位媒体人和我看。”

第三节 幻 交



在彼得 1992 年事件之后的几年当中，我策划了许多对他的采访。我自己编辑、改编、删除了一些重复的内容，并且附加了事件的起因。在 1992 年 5 月 13 日，采访以他在工作当中所受到的伤害为开端展开了讨论。

幻觉的可能性

比尔·查克：彼得，你能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彼得·科瑞：好的，主要是那次我的脑袋受了伤并因此接受了许多治疗，我感觉非常不舒服。

比尔·查克：脑袋是怎么受伤的？

彼得·科瑞：在我工作的地方我被三个家伙袭击了。他们用铲子打我的头，还冲我扔泥铲。就这样我受了重伤。我遭了很大的罪，接